

改变

柴然



在新疆,路上会占去一定的时间。所以,从昌吉市到十二师二二二团场,过乌鲁木齐,看着车窗两边永无尽头的绵延风景,也遥望着神圣的积雪博格达峰镀金般溶在日光中,突然发现,在这里坐而论道包括在车中,决非空谈或一般性妄言。

如我们的司机何建春师傅,老兵团后人,问他在这里生活多少年了,他说:“现在在我多大,就生活了多少年。”意思他从未离开这片广袤的土地。他这种兵团式幽默,实际亦混杂有西北少数民族的东西。

新疆物产丰富,有些地方特色,如果没有人指给你,完全有可能擦肩错过。

如第一天中午的欢迎宴上,面前摆的那大高脚杯里,看似是红酒,我因不饮酒而未端起,到当晚,朋友方告之,这是一种石榴汁,试着举杯,果不其然,甘美醇香,好喝得很。

沿途 尤当前往六师所在地五家渠绿洲,车穿过好多特别盛大的葡萄园。

这何建春师傅就谈了做酒葡萄和食用葡萄的差别;谈了这边葡萄的销售渠道不畅,多好的葡萄啊,不被采摘,而烂在了

地里。

哎呀,咱心里,那个一阵儿、一阵儿的惋惜。

我前一二十年上炒股票,买过啤酒花和新疆天业。

这何师傅就讲它们的主要情况,特别是啤酒花,一部兴衰史,谈了个透彻。

最终,也就差不多玩儿完了。国际方面,有德国呀、荷兰呀、日本呀等国家,有了更好、更便宜的替代品——啤酒花的品种有上百个,除了雌花用以做啤酒使用,被称为“啤酒的灵魂”,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早在酿酒之前,啤酒花就被当作草药治病,比如麻风病、痢疾、牙疼、腹胀、耳痛、肺结核,此外,还可预防前列腺癌及前列腺增生。

“我们这儿的问题,还是在当年一时兴起的啤酒花热上。”

像淘金似的,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而至,来购买啤酒花,倒卖啤酒花,因而因啤酒花发了大财的人,大有人在。

非常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市场监管与市场控制,尤当一些利欲熏心的小商贩,把大量的残次品掺入其间,当正品,乃至上品卖出,市场一下就被砸下来毁了。

全国持有该股票的广大股民,自也跟着倒霉。

600090,这是股票代码,原啤酒花改成了同济堂,现在的股价可能是三块多四块。

无独有偶,是兵团的棉花市场管理,则是把自己棉农的积极性给挫伤了。

到了收棉花的季节,兵团内部派人把棉田周边的道路挖断;采摘下来的棉花运不出去,只好被内部低价收购,如外面市场价一公斤六元,咱这只能贱卖个三四块钱。

这是兵团内部的自我保护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受害的还是咱兵团农场种棉花的职工。

从二二二团场(阜康市北亭镇)到五家渠,多处有修路,还没有修路标志,你只有到前面看见,然后再绕道而行。

我和何师傅说,要么我拿手机导航吧。

何师傅说:“哪不知会把你引导到哪里去。”

天高地厚

白怀岗

1 那些高远的山,悠长的河 那些山上的草木,河边的村落 一直在彼此慰藉,相濡以沫 草木照顾着一座山的喜怒 村落感知着一条河的悲欢

众多的亲人一边接纳我,一边安于被我打扰 风帆稻浪,丰收静谧成所有的起点和归宿 没有相同的叶子被季节渲染 也没有相同的身影被云彩定格 炊烟摇曳,绚烂着乡居生活的幸福美感

2 坚守在大山之间,是一场久远的旅行 没有什么可以抱怨 山花散发出我喜欢的芬芳 赭色的山岩,隐藏着多少往事 肯定有散淡的忧愁,小小的欢喜,点缀其间 春秋秋收种豆得豆的谚语随风生长

雨水,山歌,鸟鸣,清风 是山野在呼喊,也是大山在诵经 树木,青草,鸟兽,山岩 尘世万物熟悉这声音 如同熟悉平凡带给灵魂深处的颤栗

3 清晨,傍晚,深夜,你都会看到 萤火虫怀揣温暖,忙着点亮人间灯火 星星在时间中提醒,也在夜色的帷幕上镌刻 有旧事在深深地凝望中意外坠落 不可否认,它们有过短暂的相聚

虔诚与执念让人坚毅,且有满足之感 你看,母亲每天给菩萨磕头,上香 松风吹过她,和她面前的栀子花 以及她们共同的影子 充满肃穆宁静之美

这次来新疆,文学上的收获,就有知道了青年散文家李娟,读了她几篇散文。她是兵团人的后代,她的那些简洁的文字,汲取的正是这片遥远的农场土地的精髓。

她就有一篇散文,开篇即写拿手机在这边导航,如用咱的话说,导黑豆地里了,还是大半夜。再导,那就是黎明前的黑豆地里了。

新疆是遥远的地方,也是一块盛产文学的土地。

去石河子参观兵团博物馆的路上,我即和陪同的朋友讲,早在1986年,我在这边办的《绿风诗刊》上就发了(组诗)《失去的河流》;这组诗,我与好朋友李坚毅诗兄共同署名,我们分别完成了三首,但最后发出来四首,刚好我两首,他两首,有题记为我所写:

每一粒细沙上 都有一条失去的河流 而在此时,我还未读到“一花一天空”这样的佛偈,似乎天赋里真有一点儿创造性;我的一首短诗《荒郊上的磷火》,则为我梦中所写:

夜里醒来的头盖骨 被狗从坟家抛向荒郊 父亲的灵感,点成一盏青灯 为夜过荒原的人们 指引道路 对那场浩劫,有很深的感痛。

至于说诗人梦中写诗,不少诗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多则是醒来后不能尽快记下来,所谓:梦中想得句,拈笔又忘笔。古今中外,诗人在梦中写下的名诗名句不少,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如南宋许渊的:闲花乱草春春有,秋鸿社燕年年归。青天露下麦苗湿,古道月寒人迹稀;如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等等。

而在兵团博物馆内,看到了艾青当年在这里所写的《新城》,诗是这么熟悉,咱人又来到此地,最是感慨良多,诗人艾青去了,留下了他在石河子生活的身影,行进的足迹,壮丽的诗篇。

同在上世纪80年代,诗人梁志宏老师主编《都市》后不久,就特别办了一期“诗专号:城市诗展”,在全国引起不小的

影响;艾青专门为诗展题了字。

梁志宏老师后来写回忆录,就这一段写得较详尽,其中谈到了杂志出来后专程上京见艾青,艾青翻看着杂志,专门谈到三首同题诗《城市》,这其中有我一首,是凡尔哈伦式的,但意思却相反;艾青早年也曾向凡尔哈伦学习;他认为我学的不错,特别夸了我几句。

看,这可成了我的谈资,吹自己吧。我是艾青夸过的诗人。

在艾青的《新城》旁边,为诗人郁笛的一首诗节选。我知道,他就是新疆的诗人。挺有意思,是第二天我们和兵团文联的同志座谈,那是在乌鲁木齐依远宾馆,我们下车,即见留了大胡子的诗人郁笛老师在宾馆门上迎接我们;他还抱着的一摞子由兵团文联所办、也为他主编的《绿洲》文学期刊。

多年里,新疆盛产诗歌、散文,从艾青到“边塞诗派”一直到今日,始终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实际新疆别的文学门类创作,水平也很一般。单举文学评论,其中如周政保、韩子勇等都不简单,都有有分量好作品,令人称道。

这次在新疆,认识了新一代的评论家刘子儿(她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写作者),看介绍,她还是木垒书院的院长;我一下看了她给刘亮程写的几个评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村庄]:飞翔的村庄,飞翔的村庄》、有《有一句话最终是指给自己的》,认识、发现、思考,都超出一一般性评论写作;尤其对评论对象(作品与人的)熟知程度,几可说心灵相知;文本的呈现——特别在创造性语言的使用上,似乎已达极致,若稍一没过去,或者已经不在评论的写作范畴;文胆亦令人钦服。

新疆匆匆来去,特别记了几句:

地理性包含有深邃的心理性。它产生孤独,当然,也产生文学。

空间跨度改变了时间的质量。

如坐火车、乘飞机,同样三五小时,那它和我们待在简单的二维空间里,或者休憩、或者劳作,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以为,新疆的遥远,恰同这样的认知,二律背反。

老梨树

(外一首)

陈春苗

应该有些年龄了,尽管纤细 枝榧还是盘根虬结着 婴儿拳头大小的果实 像农村老太古铜色的脸 吸足了阳光 笑盈盈的站在路口 没有张望没有饥渴 昨天的风昨天的雨 都留在昨天 今天,重新开始 乡邻少了,还有野草 他们相依为命,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乡间的土地是好样的 他们絮语

去朱家湾村扶贫 每次去朱家湾村

我都尽量低头 像是叩首 每次都有忐忑 我害怕乡村的气息让人兴奋 害怕一高兴就忘了要心存敬畏 走进村子深处就好了

那些热气腾腾的小楼 层层叠叠 把通往村部的路变得悠长 走进村子深处就不一样了 抬起头来 看见的是绿树蓝天白云 那些层层叠叠的孤坟 住在村子背后的山岗 那些层层叠叠的孤坟 应该没有贫困户

那些年教过我的老师

屈孝勇

每当漫步海边,回首北望,思绪飞扬。我,想念安大,更想念安大的恩师。回想当年大学生活,如同一部精彩电影。恩师是导演,学生是演员。我们每天的进步,都离不开恩师这个导演的点拨。他们是:余海章、李秋业、姚维荣、王瑛、赵桃、孙鸿、戴承元和雷升录等。他们是安大的基石,安大的砖瓦,更是安大的灵魂。如同当年北大的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他们分别承载着一所大学的过去,也寄托着一所大学的未来。他们不因学校而出名,学校却因他们而伟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若把安大比山喻水的话,我的恩师就是安大的仙,安大的龙。他们既平凡又伟大,既普通又高雅。他们既把青春与才华献给了一批批安大学子,又把岁月融入了汉江,也把皱纹深深地镌刻在了秦巴腹地的胸膛。

我想念恩师,想念他们的课堂。时值今天,他们当年课堂的画面,依然浮现在眼前,清晰可见!

余海章恩师,年过花甲,当年他是抱病给我们上课。他给我的印象是“特瘦”,似乎一见他就感觉肚子饿。高个子,体重才几十斤。腰瘦细的似乎一根皮带能绕两圈。他的肚皮始终是干瘪的,干瘪成一个坑,似乎能放下一个皮球。但是,上起课来,浑身是劲。他全身好像没长一丝肉,长得全是知识。

我喜欢他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他的课生动传神,引人入胜。讲着讲着,仿佛他就是许三观,处在社会底层,为了生活,一次次卖血,一次次牺牲,直到生活吸干了他身上最后一滴血,成为废人。他好像又是陈奂生,一个乡土脱贫农民,眼界狭小,误进城里。面对世界之大,色彩斑斓,让他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尽闻笑话。让我笑疼了肚子,笑出了泪花,也笑出了我身为农村人的无奈与尴尬。

李秋业教授,同样花甲,头发已白,笑容脸挂。听他的课,那是享受!他一边讲,一边表演。既是老师,也是演员。

他是《围城》的专用户,是《边城》的代言人。他是钱锺书的知己,是沈从文的友伴。走进《围城》,走进《边城》,走进恩师的课堂。时而他像是留洋归来的方鸿渐,发梳流油,红光满面,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时而又像是红粉女郎鲍小姐、苏文纨,青春洋溢,柔情万种。时而又像是《边城》里的翠翠,纯洁美丽,活泼可爱。

当时讲台墙脚有一空电视柜,柜门是可以打开的,而这成了恩师课堂演示的道具。一会儿当冰箱拿吃的,一会儿当衣柜取衣服;一会儿是房门,一会儿是客栈……。往往一节课下来,柜门要开关十几次,但每一次的情节和内容各异,笑声也不同。

聆听姚维荣教授的课,如同寒冷冬天围坐在炉火边取暖聊天,地道、朴实,充满着泥土的芬芳。从他的嘴里,我感受到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命运的悲苦!他如黄土地上飞起的苍鹰,绕空一圈,又落回原地。体会着《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奋斗的艰辛与不易,领悟着一个底层生命在百折不挠中却被命运捉弄!也深刻体悟出生命的无常。

除了以上恩师的课堂,还有王瑛的写作,赵桃的汉语语法,孙鸿的《诗经》赏析,戴承元的《红楼梦》研究,还有雷升录所讲得卡夫卡的《变形记》,都令我感动。

无论何时何地,回首大学生涯,恩师们的思想都在我的生命中绽放着金色的光芒。



瀛湖

第1243期

白露

少新作

瓜豆满架一院香

黄平安

农家院子附近,常有几段细竹或木条扎成的篱笆,有的随着小路蜿蜒,有的顺着地边迤迤,看似随意而为却极富诗情画意。清明前后,智慧的乡民们在篱笆下种上瓜豆,原本护卫庄稼的篱笆又成了农家菜园的一部分,也成了夏日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雨水浇灌,暖阳催生,不久,嫩绿的瓜蔓便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旺盛生长,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高度。又过了些时日,瓜蔓便爬满了整个篱笆,精瘦的篱笆渐渐变成了一堵丰满的绿墙。种得最多的是丝瓜和苦瓜,它们适应能力很强,只要有泥土,有架子,它们就能快速地向攀爬。借着充足的墒情,金黄色的丝瓜花、苦瓜花次第开放,星星点点缀满了篱笆。轻风起处,叶动花摇,淡淡的清香引来了无数蜜蜂、蝴蝶在花丛间上下翻飞,翩翩起舞,农家小院也因此多了几分诗意和空灵。丝瓜或长或短,或高或低,不规则地悬挂在绿叶之间,炫耀着苗条的身姿。晨光微熹,瓜叶、瓜花和修长的瓜身上还带着晶莹剔透的夜露,令人赏心悦目。相比丝瓜来说,苦瓜就显得“小家碧玉”一些,花儿、瓜儿都没有丝瓜那样大,“颜值”也没有丝瓜那样靓,那些布满全身的小疙瘩,看上去甚至有些丑陋。但也许浓缩的都是精华吧,它虽然个头小巧,味道独特,却是消暑解暑的必备美食之一,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农人收工回来,顺手摘下几只鲜嫩的瓜儿。不一会儿,鲜香嫩滑的丝瓜汤,风味独特的炒苦瓜便端上了餐桌。虽然简单,却是家人熟悉和喜欢的味道。

也有一些大体重的瓜果,篱笆满足不了它们的高度,也无法承受它们的体重,于是就给它们搭起高大的架子,让它们高高在上,自由生长,比如葫芦、笋瓜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种上几棵葫芦,其一是食用,嫩葫芦可清炒,老葫芦可炖肉,吃法很多。其二是实用,农家还没有用上自来水的时候,舀水全靠水瓢,而葫芦,就是乡间做水瓢的上好材料。选留几个体型硕大长筒状的葫芦,待其自然老熟,挂在屋檐下或火塘边风干水分后,从中锯成两半,两只葫芦瓢就诞生了。其三,“葫芦”与“福禄”谐音,是人人皆知家想求的“好彩头”。

正因为种葫芦有这么多的好处,其“待遇”就不一样了。主人会选上一片好地,深挖土坑,再施以上好的农家肥,撒上一层饱满的种子,葫芦就算是种下了。半月左右,葫芦苗便长到十来公分高了,这时,要拔掉弱苗和多余的幼苗,每一窝留下两三个壮苗即可。葫芦苗起蔓后,就要为它搭架子。葫芦藤长,瓜重,架子便要搭得结实一些。架子搭好不久,疯长的葫芦藤很快爬满了架子,藤子肆意蔓延,叶子旺盛生长,花儿自由绽放,蝴蝶翩翩起舞,远远看去,美得像童话里的小房子。葫芦越长越大,身体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主人就会自制网兜,将一个大大小小葫芦兜住,再稳稳地挂在架子上,让它在兜内自由生长。有的家庭人口多,蔬菜的消耗也就大一些,除了葫芦,主人还会在瓜棚下种上南瓜、笋瓜、金瓜等瓜类蔬菜。夏秋时节,嫩白的笋瓜,黄色的金瓜,与绿色的葫芦相映成趣,合成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瓜果飘香图”。

除了种瓜,就是种豆,种得最多的当数四季豆和豇豆。这两种豆,清明前后下种,几天即可出苗,半月后陆续起蔓,这时,就要给它们搭架子了。它们的架子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些,在每棵豆苗旁边插上一根细长的树枝或细竹,将相邻的四根或六根顶部收拢,再捆扎在一起,架子就算搭好了。这些豆角看似简单,因为呈立体三角形,而显得十分稳固,这也是乡民智慧的体现。豆蔓缠绕着豆架一点点向上爬,爬到顶端捆扎处汇合后,就极亲热地缠绕在了一起,很难分开了。豇豆一边长苗,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仿佛在匆匆追赶着夏天的脚步。它的花儿鲜艳,一般呈紫红色,像一只只飞翔的蝴蝶落在碧绿的菜园里。豇豆角细长如带,随风飘摇,高低不齐,参差错落,散发着淡淡的豆香。它既可作为新鲜蔬菜食用,也可制作成泡菜或干菜,留作日后慢慢享用,是人们喜爱的蔬菜之一。四季豆的花儿相对来说就比较朴素一些,花儿小巧,颜色浅白,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盛果期,豆角挂满豆架,一派丰收景象。新鲜的豆角吃不完,农家便将其洗净晒干,待到雨天、雪天或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让它与腊肉来一场美丽的邂逅,一道远近闻名的特色菜便在村子里四处飘香。

整个夏天,因为有了篱笆、瓜棚和豆架,就有了寓意吉祥的葫芦,鲜嫩脆爽的黄瓜,苗条修长的丝瓜,碧绿饱满的苦瓜,细长如带的豇豆,碧绿如玉的豆角……农家小院时时瓜果飘香,处处情趣盎然。漫长的夏天,也因此多了诗情,多了画意。

温和的秋,含着心悅的泪花,在季节刚立的那一刻,就伸出手来见面了。

有山有水的地方,灰暗的云总爱牵着山的手,使劲向天空拽去。山怎么也会舍不得苍翠树林,离不开花草的颜色,就把灰暗的云拉扯成银灰色,在空中披上丝丝细雨密织的羽纱,羞湿地与夏挥手告别,亲切地与大地握手相见。

一场秋雨,难舍难离,稀稀疏疏地落下来。树叶上、石头上、庄稼上、房屋上沉积了一个夏天的灰尘,雨水就这样清洗一遍,再清洗一遍,三番五次地洗刷,直到一个净亮、爽快世界呈现在眼前,似乎才应该是这个季节的风格,才称得上是这个季节的颜值。

人们当然喜欢秋雨,火烧火燎的心情,在凉爽的雨中,一遍又一遍地降温;焦躁的情绪被缠绵的、悠然的、细致的雨水,软磨硬缠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心情自然而然地变得冷静、安详、怡然了。

秋让人感觉到,与春的“温和、清爽”相似。秋和春,中间相隔一个夏季,人们却忽略不计,总是把这两个季节言说在一起。比如:春花秋月,春去秋来、春种秋收、春华秋实,春兰秋菊、青蛙秋蝉、春蚓秋蛇、春露秋霜、春秋之义、春秋积序……所以秋雨和春雨,同样是渴望已久而透明晶莹……

然而,与秋雨见面,比较和春雨见面,各自的情绪和形式又有差异。春雨的恋情十分缠绵,淅淅沥沥地下;秋雨却少了几分爱恋,稀稀疏疏地下。春雨似围中少女般的情思,丝丝纤纤飘逸;秋雨且像是儒雅闲逸的少年,潏潏缕缕抛洒,多了些顾花怜影般的感慨。春雨悄悄的,轻轻的来,润物细无声中;秋雨朗朗的、凉凉的来,消暑清尘在无形中。

撑一把伞到河边,与秋雨见面,心情自然好。伞遮过雨,风穿过伞,雾一般的秋水轻抚脸庞,一种透凉清爽的感觉袭上心头。河水与秋雨见面,满是笑开了花的容颜;人走进秋水的河,心中脑海的一切顾忌与烦恼,都从脚板下浅浅的水滩里踏过,从圆嘟嘟的麻骨子石上滑过,从软绵绵的细沙中踩过,油然而生融入大自然的快意美感。

赶着秋雨,在河堤上闲步,唰唰秋雨与哗哗河水,河波粼粼与水雨雨花,交响出一首秋曲,不时有几只雀鸟划过雨空,落在河岸香樟树上,领着交响乐的美声部。河上几座桥,在秋雨朦胧中,摇曳出一个个真实的幻影。也许有爱恋秋雨一样的爱情,在桥上用伞掩饰那心与心的贴近,唇与唇的亲吻。不该打搅的,还是不去打搅好;即使是想去打搅,也许没人理你会;最好成人之美,而不要自找没趣;追思般的远远望去,也许会有秋雨般风情的丝丝甜蜜。

离河岸不远的文峰塔,秋雨已把塔身清洗得明明净净,那是守望一座城的印章,雕刻着一方水土的古今人文。此刻,一群小孩,撑着五颜六色的小伞,在塔下的城墙上嬉戏秋雨,交错跳动的身影,似是雨中别样绽开的一片花朵。

凉风“呼”一阵吹来,伞被吹翻过去,一拨雨滴趁机飘在脸上,浇入脖颈渗入肤内,一个寒颤与秋雨对接,感觉却是怡人心脾。见面的每一滴秋雨,就像一条相思线,生命的流线,轻轻从心中走过,偶有一点点平和,一点点静怡,一点点思考的收获。

立秋的雨,立下季节情感,立下别致风景,立下相思爱恋。与秋雨见面,品味自然,感悟季节,珍惜时光,好好生活。